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

心爲可者

疏

注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

亦交也執持也操也謂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按其道當操持何心

孟子曰恭也

注

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注萬章問

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疏

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當从口作卻不當從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盛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已何以爲

不恭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曰尊者賜之曰其
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

卻也注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

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

者不義而卻之也疏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曰己

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

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

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注萬章

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

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

受之矣

注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

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

疏

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

所賜有名如餽贖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

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

與

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

接己斯可受乎

疏

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疆禦謂疆

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

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疆禦毛傳疆禦疆梁禦善也崧高不畏疆禦疏亦云疆梁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

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曰不可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

受之

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

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

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

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

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疏

注康誥尙至康叔○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誥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依略說太子十

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成王卽

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

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

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

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三世子篇仲

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邈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尚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散不畏死罔弗敵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卽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支部云散冒也周書曰散不畏死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本爾雅昏散強也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爲散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散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受德散心部作恣王氏鳴盛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強爲惡義亦同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顧殺人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彊閔爲散之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強爲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慙惡也說文慙怨也康誥罔不慙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讞荀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敦惡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傲惡也讞敦敦並與慙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慙康誥云元惡大慙逸周書銓法解云近慙自惡是也方言諄慙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若謂之諄慙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慙聲亦相近按趙氏訓讞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怨訓惡不同讞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又說劍篇云試使士敦劍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敦有割截斬斷之義趙氏讀讞爲敦故以爲絕也禮記樂記云故樂

者天地之命注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是部云
遭遇也言部云誅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孟子
解說凡民罔不識之義旣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
教卽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卽
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語
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
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
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
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
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
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愧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
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洗洗潰潰解洗潰樂記以肅
肅雍雍解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
肅雍也

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注萬章曰今諸侯

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

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疏注

章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之，是爲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爲例耳。曰子以爲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注**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

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

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

疏

注將比地盡誅今之

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牒猶連牒也比而誅之卽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卽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此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騷云蘇糞壤以充幃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

泰憚箋云泰言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卽甚也故趙氏
 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
 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此法式也充
 類謂己盈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
 充類而又大甚是爲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爲義之盡
 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
 義字取稅於民本爲義類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爲太
 甚故爲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
 與盜爲非類故不可比於禦湛困靜語云充類至一
 句義之盡也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卽爲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爲
 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
 問話云古人田獵旣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
 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
 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
 奮武勇及旣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
 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
 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
 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
 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爲長愚謂不特

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文采曰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侯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衆謂人莫己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豪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況受其賜矣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解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知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焦氏袁熹此本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曰然則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

行其道與疏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

也注云事猶爲也檀弓云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爲也行事爲三字義同故注曰事道也注孟子曰孔子以行釋事事道卽行道也

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子

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

方之食供簿正注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

改展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

卽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
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疏

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孔子仕哀世不
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

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旣正其祭器又禁其獵
較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不卽禁
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簿錢。氏
人所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
一語。孫奭音義云。木或作薄。則北宋猶不盡作簿
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
字。按簿書之簿卽惟薄之薄。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
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
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畢氏沅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
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勅碑主簿。魯薛陶武榮
碑。郡曹史主簿。古薄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並从
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
卽手板也。劉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卽此是已。書之於
簿謂之簿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

也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乏絕轉爲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卽是陰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謂話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得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敬則獵較尚不爲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漸正之宜也所以對奚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

曰奚不去也

注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

去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注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

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夫者也

疏注

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爲始也廣雅釋詁造本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至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卽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遽去也雖不行必爲之兆而後去故不遽也孔子亦獵較己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

退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爲之兆故趙氏
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
奚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之兆
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之兆
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已然非爲之兆而君
不行也經文與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
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
音部云樂曲盡爲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
年左傳云二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
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
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爲之
兆而後乃去雖不遽去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
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

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

疏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

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
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平
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
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
孔子孔子爲司寇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李桓子
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
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
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
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
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
曰孔子爲政必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於
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
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
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
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柄
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
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
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
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
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榷時亦曾至衛但
出公並不謚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疏謂仍是
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
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
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
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

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邠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臧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謚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謚更無足怪蒯臧謚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謚趙氏佑溫故錄云謚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卽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謚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爲養注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

疏

注仕本至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

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爲貧者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注

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

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注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

門闕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

魯擊柝聞於邾

疏

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

之注云：監門門徒荀子榮辱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

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

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旣云

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夷門抱關

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爲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

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者也。趙氏

解柝有二：一爲門關之木，謂卽此橫持門戶者也。一

爲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以比之。鄭司

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挈壺氏縣壺以序聚櫜

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櫜之。修閭氏

掌托國中宿互櫜者。鄭司農云：擊櫜兩木相敲。行夜

時也。引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

卽巡夜。阮氏元按：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

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

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徵侯者賈氏疏

云：行夜徵侯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徵侯

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徵侯者也。按趙氏以抱關

擊柝爲監門之職則柝卽是關若以柝爲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爲一職擊柝又爲一職柝櫟字通也爲門關之木則擊爲椎之使固爲行夜之木則擊爲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

孔子嘗爲委吏

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

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己之耻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

疏

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官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

邦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
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
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
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其委積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
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
道路之委積然則委積爲遣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
以委吏爲主委積倉庾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
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云
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乘其財用
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
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
然則零星算之爲計總合算之爲會說文田部云當
田相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
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衍
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
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遣人掌
邦及鄉里門闕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
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

之屬孔子正爲遣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
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
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
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
爲季氏求贏餘也散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
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
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
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爲常則人人能之且國家
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葭○正義
曰周禮地官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圉今之
苑趙氏苑圉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
曰苑圉圉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
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穢棧
也所以繫牛比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
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
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騶虞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
艸部云茁艸初生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
云壯大也茁爲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羊故以
肥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丈切

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長苗是生長之貌苗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苗壯肥好也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疏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

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

注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

國諸侯得爲寄公也

疏

注士位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古之

上士中士下士者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譚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間亦稱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爲四民曾子士不可以不宏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游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答北宮錡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萬章曰君餽之粟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則受之乎

注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

受之

注

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

注

萬章曰受粟

何意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注

氓民也孟子曰君

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

疏

注氓民也。正義曰詳見公孫

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 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注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

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

賜橫加也疏注周者至科也○正義曰周與賙通周

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注云難阨飢乏也鄭司農云

賙讀爲周急之周賈氏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

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注云賙稟其

艱阨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

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子之此常法也禮

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

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

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各別也○

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曰不敢也注孟子曰士

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注萬章問何爲不敢

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注萬章問何爲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

上者以爲不恭也注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

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

疏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

在官皆有祿呂氏春秋懷寵篇云皆益其祿高誘注

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

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卽不當食其祿

不仕而受其賜卽是受其祿也不仕而受其祿卽是

以七而託於諸侯注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不恭卽非禮也注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

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疏曰君至繼乎

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是君餽之則受之不待

復問矣故直以可常繼爲問耳前云爲貧而仕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爲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卽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粟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爲周以禮下賢則爲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

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注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

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

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

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

疏 鼎肉

○正義曰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注云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注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卒終也儀禮燕禮云卒受者以虛解降奠於筐注云卒猶後也故以末後解之據自是臺無餽則此爲末後也據亟餽則此爲復來也○注標麾至不受○正義曰音義云標音杓又音拋莊十三年公羊傳云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注云標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釋文云標劍普交反辟也辟劍置地劉兆云辟捐也此音與孟子同毛詩邶風柏舟寤辟有標傳云辟肘心也標肘心貌釋文云標符小反與公羊傳音異而標辟同爲肘心則標正卽是辟與公羊注同矣毛詩召南標有梅傳云標落也此標乃芟字之假借因思曹沫標劍此標亦交謂墜落其劍於地也哀公十三年左傳云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此標亦芟也木之長者旣枯斃久之枝格必墜落杜氏注標

爲擊失其義矣說文手部擊擣也擣裂也一日手指
擣也摩旌旗所以指摩也摩卽俗摩字摩通爲擣訓
擊擣卽寤辟有擣之辟擣訓摩猶訓辟也禮記禮運
云擣豚釋文云擣又作擣孔氏正義云擣拆豚肉拆
卽分裂之義說文手部又云擣搯也搯摩也則搯心
是以手撫摩其心云擣云擣則當是以兩手分摩蓋
怨憤挹鬱之極用手開解之辟亦關也關亦開也蓋
自上分而落於下爲擣自近分而屏於遠亦爲擣其
義可引申而見擣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而屏
於遠也是可推而通矣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
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必先稽
首後再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
吉拜拜之常故至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說文
手部云擣首至手也古文从二手揚雄說从兩手下
首部云踏踏首也頁部云頓下首也段氏玉裁釋拜
云拜者何也頭至手也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
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大祝謂之空首鄭曰
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
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尙書召誥曰拜手首至手皆
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

拜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于手與心平是之謂頭
至手苟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于地是以周
禮謂之空首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箸地言也
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申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
拜稽說文作踣稽首者何也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
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于地苟卿子曰下衡曰
稽首是也白虎通姓名篇鄭注周禮大祝何注公羊
宣六年某氏注尙書召誥皆曰拜頭至地曰稽首拜
重手故字從手諸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
叩地也叩者何斂也斂者何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
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斂觸之是之謂頓首稽
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
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類禮經
十七篇禮記羣經言稽類不言頓首稽類與頓首有
二歟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
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類頭觸地也又檀弓注云
稽類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
者以首不以類斂地者必以類故謂之稽類亦謂之
類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類何曰類猶今叩頭矣亦
謂之頓類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類於邊何言

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顙與稽首異也苟卿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卽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歟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權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歟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卽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卽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君夫人稽首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年饋食禮宿尸祝擯注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注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以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薦雁再拜稽首

妻之父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爲授女故

主人不答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饋勞者勞者再拜

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饗饋饋大夫大夫北面

當揖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

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餼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

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

手凡敵者拜手卿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

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卽

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

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

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

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雜詁成王拜手稽首

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

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

欒施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羈再拜顙於齊侯

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

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

是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

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

凡頓首未有用於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

奇者不耕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褒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性饋食禮言三拜及僖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袂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舉首下手之拜也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猶拜手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頓首○注臺賤至恨也○之稽首以稽顙常男子之頓首○注臺賤至恨也○正義曰臺卽僮也方言云僮服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僮或謂之服臺爲賤稱故官之賤者名臺引傳者昭公七年左傳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云臺給臺下微名也臺次與隸僚僕之下是賤官主使令者故引此以證也論語學而篇云人不知而不愠鄭氏注云愠怨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怨恚也毛詩大雅綿肆不殄厥愠傳云愠恚也是愠

恨怨恚四字義同趙氏以臺無餽爲繆公心不平子思之言而不使之餽故以爲愠又以恨明之阮氏元按勘記云愠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愠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

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注

孟子譏繆公之雖

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疏

注又不能優養終竟之

愠恨子思之言不使臺餽食爲不能優養終竟之近時通說繆公因子思不悅自愧故臺無餽此不能養指上亟問亟餽事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養矣

注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疏

敢問至養矣

因孟子言不能養而問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

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注

將者行也孟

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

子之道也

疏

注將者至道也。正義曰毛詩傳以行釋將不一而足趙氏所本也爾雅釋言

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是將有行送二義以君命將之卽亦是以君命送之故繼粟繼肉皆以送字明之廩人繼粟廩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庖人繼肉庖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天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獸胡氏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廩人下大夫二人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禮記祭統

云夫祭有異輝胞翟鬻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
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詩簡兮疏云胞卽周
禮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
宰割者胞與庖同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
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趙氏兼言倉廩之吏者粟
藏于倉倉人主之廩人之粟亦取之自倉故兼言倉
廩之吏也桓公四年公羊傳云三曰充君之庖注云
庖廚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治祭者庖注云庖宰也是
庖人爲廚宰之人也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
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趙氏
以亟拜爲數拜又云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
也毛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國語魯語
云獨恭不優注云優裕也優裕是不急數使之亟拜
非所以優裕之矣說文羊部云業瀆業也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瀆業壘頌字瀆煩瀆也業如孟子書
之僕僕煩猥猶煩瀆也廣雅釋
詁云煩勞也釋言云猥頓也

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己說

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疏

堯之至者也。正義曰此因養以及舉也雖能養仍

必舉之乃爲尊賢百官卽廩人庖人之屬牛羊倉廩
備則繼肉繼粟不煩瀆矣加之上位謂慎徽五典納
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
錄極而至于登庸攝政也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

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

宏

疏

下刺繆公之不宏。正義曰廷琥按孔本宏作閱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注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

注

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

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

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

禮也

疏

注在國至之屬也。正義曰儀禮士相見禮

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云宅者謂致仕者去官

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宅者指己仕而罷官之

人與孟子言庶人未仕之人有別按宅者謂士之家

居而未仕者也可以孟子之言證禮所云若去官致

仕終不可爲庶人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

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

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

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

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淮南子本經訓云野莽白素秦族訓云食莽飲水注

皆云莽草也草莽猶草芽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釋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質丁讀如贄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鴈執雉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禮云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卽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摯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摯用鷩趙氏概舉見君之摯故云執雉之屬括執羔執鴈執鷩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

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注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注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

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

召之也

疏

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云治宮室城郭

道渠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

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

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

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此皆法當給

役之事也言分則爲庶人言德則爲士往役爲庶人

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

人待之卽召之役義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待之

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

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

之也

注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注

魯繆公欲友

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

召之

疏

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

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按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之語意自了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

注

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注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上

以旃大夫以旌

注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

帛也因章曰旃旃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

疏

注皮

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司服凡甸冠弁
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
卽皮弁又以皮弁卽皮冠此說非是襄十四年傳衛
獻公射鴻於圃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支冠卽弁則衛
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爲而怒乎然
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
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
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
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不數也或

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臆說○注旃
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爲旃通
帛爲旃析羽爲旌爾雅釋天云注旌首日旌有鈴曰
旒因章曰旌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無飾郭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爲旌因其文章不復畫
之趙氏解旌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
也郭氏注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
交龍言之鄭氏注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
旒之上所謂注旒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注旒旒旒旒旒
趙氏言注旒于首爲旒於爾雅增干字言旒有鈴爲
旒於爾雅增旒字蓋旒則注旒於干旒則繫鈴於干
以旒明旒謂旒繫鈴於干猶旌注旒於干非謂旒旒
旒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爲孟子
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
夫士及州里庶人碩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
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旂
故卽以旂招庶人愚按旂車載旂旂旂旂旂旂旂旂旂
木路田獵乘之中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
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
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旂招士旂招庶人一例也陳氏

禮書曰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旌以旃解孟子何不可焉從旂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余旣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旣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土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土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以皆田制拘矣廷琥按趙注旄竿首者孔本竿作干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注

以

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尙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注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

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注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

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

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

疏

注詩小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東第一

章底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
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餘必直砥言周道則

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翟氏顯考異云說文厂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底並從氏聲義異而音則通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卽法語述而篇文趙氏以引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趙氏以引詩君子所履證君子之由是路小人所履證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砥言其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門禮義卽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小人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履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庶人不傳質

爲臣不敢
見諸侯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

子非與

注

侯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

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

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

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不謂賢人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

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

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

士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猶事也淮南

子俶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

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

某事則以某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
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
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猶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
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

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言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卽不當仕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贊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邇園之賁豈效汶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己甚也卽孟子亦不爲己甚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

輿佯狂豈可見乎

疏

接輿佯狂。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睢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引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注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

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

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閩

蓋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

推之鄉一鄉之善者亦是鄉鄉中之善者以鄉中解

鄉字猶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鄉中國爲國中故天

下爲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

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小來

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三十三言之二一
三
注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

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

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

上友之人也

注

好善至人也。正義曰以友天下

明友一鄉未足則進而友一國友一國未足則進而友天下友天下猶未足則進而友一國惟一鄉斯

友一鄉惟一國斯友一國惟天下斯友天下何也同

在一鄉乃知此一鄉之善士也同在一國乃知此一

國之善士也同在今世之天下乃知今世天下之善

士也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則不同世何以知其人

之善故必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惟頌其詩讀其

書而論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上下兩

節互明如此周禮春官大師注云頌之言誦也頌其

詩卽誦其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詠誦也誦詠

也讀籀書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閒讀也誦
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
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竹部籀讀書也庸
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釋其義蘊至於
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釋易義而爲
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
爲吏諷謂背其文籀謂能釋其義大史公作史記曰
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列侯至便侯太史公
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謀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謀曰
太史公讀秦記皆謂紬釋其事以作表也漢儒注經
斷其章句爲讀如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禮注
舊讀昆弟在下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是也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
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
是也人所誦習曰讀如禮記注云周田觀文王之德
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是也諷誦亦爲讀如禮
言讀賄讀書左傳公讀其書皆是也諷誦亦可云讀
而讀之義不止于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

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趙氏佑
溫故錄云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
爲下三語當有成文其卽上古中古下古之謂邪然
經言詩書固不必遠追書契以前按古人各生一時
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鄙
棄其言斯爲能上友古人孟子學孔子之時得堯舜
通變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也趙氏先解頌
其詩而以論世屬之讀其書似頌詩不必論世大戴
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
以詩世孔氏廣森補注云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
周禮曰諷誦詩世奠繫然則詩書俱宜論世趙氏蓋
亦以論世兼承頌其詩讀其書而先解頌字繫頌詩
耳下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
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注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注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爲三卿也

疏

注貴戚至卿也。正義曰貴戚之卿以親而任故云內外親族

也異姓之卿以賢而任故云有德命爲三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注問貴

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

注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

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疏

注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

姓卿在也。注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

注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貴者非。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

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
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
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

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疏**

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云放之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倦倦也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翼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當咎將至無爲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

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聞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教心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遂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疏或遭殃禍○正

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句疏證云正義作禍殃與韻協○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于草萊爲殷湯興其道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

夏放桀而王道興蹤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爲卿致于易位是爲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爲卿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良于親近貴戚也

姪廷琮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注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

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
徹性命之理論語日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

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疏

注告子至題篇○正義曰趙氏以告

子名不害蓋以爲卽浩生不害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齡亦以趙氏爲錯胡氏煦篝燈約旨云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揚如性惡禮僞善惡混之說皆各執一

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瑣又且田
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
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
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會無定論猶向他人屢
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
之叙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爲矯揉此卽性僞之說
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
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爲湍水之喻此卽善惡混之
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
此卽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
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
其確而切美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
止耳求寢食不忘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無人矣告
子之未可量也顧乃以孟子爲闢告子何邪翟氏灑
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
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
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告子仁
內義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
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
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

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
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

杞柳爲柷棬注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爲柷棬也杞柳柷柳也一日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柷棬柷素也疏注告子至素也○正

幹故趙氏以人性爲才幹柷棬是器故趙氏以義爲

成器杞柳本非柷棬其爲柷棬也有人力以之也以

喻人性本非仁義其爲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

力則杞柳不可以爲柷棬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爲

仁義爾雅釋木云援柷柳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

爲柳柷柳似柳皮可煮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柷

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柷樹

卽柷柳柷卽棬也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樛木今人呼

爲樛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本最大者高五六十

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堪爲器

用嫩枝取以緣栲栳與箕唇緣栲栳箕唇卽爲栲栳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爲栲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爲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卽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卽今絲棉樹按絲棉樹與栲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栲素者爾雅釋木獲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栲器素謂栲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卽栲邢氏疏云素謂栲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栲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爲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坏然士喪禮周禮槨人皆云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也蓋栲醜之類飾以彫漆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杞柳等木爲之質故爲素也禮記玉藻云母歿而栲罔不能飲焉注云圈屈木所爲謂卮匱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栲矣方言云栲其通語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盧辯注云杯盤盞盆蓋之總名也蓋栲爲總名其未彫未飾時

質爲椽因而栝器之不彫不飾者卽通名爲椽也。陸氏顯考異云趙氏訓栝椽爲栝素孫氏音栝爲椽蓋素與椽杯與坏惟以木作土爲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杆卽孟子所謂栝椽也以栝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槩栝之生於栝木也繩墨之起於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孟子曰子能

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

栝椽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

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栝椽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

爲栝椽乎言必殘賊也。宣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

繪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

戕殘落也易豐卦傳云自藏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顛為完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為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即順也賊害也

義與傷同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椹則亦將戕賊人為仁義與注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

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椹也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以告子轉性以為仁義若

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

之言夫歎辭也疏注以告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

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

廣雅以轉戾釋軫輓是轉即軫義皆為戾了與戾一聲軫與轉一聲轉木謂斲戾其木轉生胃脘其性

矣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同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杞柳人之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禍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杞柳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能變通者而變通之卽能仁義也杞柳爲杞榘在形體不在性性不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柳爲杞榘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入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咸率孔晁注云率奉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所云率性胡氏煦篝燈約

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汙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注夫歎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有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歎辭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

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

假以言也

疏

順夫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注湍者圓也謂湍湍濼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

一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疏注湍者至性也○正

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瀨也急則有所分告子以喻

人性之無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圓訓之

廣雅圓圖皆訓圓圖通作篇說文竹部云篇以判竹

圍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圍以草作之圍團

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篇讀顛顛項之顛漢書

賈捐之傳云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注云顛與

專同專專圓貌也趙氏讀湍爲圍湍猶顛顛也惟

水流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

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之傳云藟

旋也音義云濼字書作濼余傾切波勢回貌按濼卽

藟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孟

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

孟子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注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善也

疏

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蹶也一曰躍也是躍爲跳也方言云中夏謂之

頌東齊謂之類是類卽頌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
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搏
音團通俗文云搏黍爲手團蓋掬其掌以超騰其水
義亦可通以杞柳爲栝椹比以人性爲仁義是以人
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
爲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
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
不順其性乃爲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
頰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爲栝椹也不順也
順其性則善不順其性則可使爲不善而人性之善
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
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
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
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
性爲善旣知順其性爲善矣又並以順其
性爲不善云杞柳云湍水皆礙不於倫也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

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疏

失其至人也○

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淮南子
精神訓云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趙氏言素真郭
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真之義同於正故上
言素真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筴云拂猶
僂也言無復僂戾文王者曲邪也邪則不正僂戾
則非自然搏躍過顛非水之自然故爲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注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疏

生之謂性○正

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
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
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
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
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
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
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
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指而言之非告子意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
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爲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

以三白之性同邪**疏**

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

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曰然****注**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詰之得其瑕而後辨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

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疏

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同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蓋渾人物而言則

性有善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戕賊人以爲仁義次章不

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人故孟子必辨之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人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卽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人生而靜首出天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卽出於性欲卽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於禽獸之欲卽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黻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遠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己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

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請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卽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巳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亦未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而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適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且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

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鳥之反哺雉鳩之
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
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
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
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
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
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
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
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
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
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
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
乏小人孟子所謂牯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
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
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
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
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岐而二哉問凡血氣之
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
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

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
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日觸
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
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學則日進於智矣以
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
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
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
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
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
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
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
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
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
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
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
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
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
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
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
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

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潮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道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

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止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

善之事也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

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
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注人

一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

己身出也

疏

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

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飲食男女而不能得其
宜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
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
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物之性同告
子始以仁義同比括捲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
之管子戒篇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
春云仁內義外防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

孟子曰何

一以謂仁內義外也

注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疏

何以至

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告
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

曰彼長而我長之

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

謂之外也

注

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

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

疏

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

呂氏春秋論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禮
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
以大釋之我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
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
之外是長大之年在彼卽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卽是
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卽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
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
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

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注

孟子曰長異於

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

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

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

疏

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庵言

云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吉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卽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卽老也告子以長爲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同別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

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外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 曰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

也故謂之外也 **注** 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

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 **疏** 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

之說也孟子詰之以長者義長之者義告子固不得云長者義也故又以弟與長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

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無不同是長

之權在彼理本 **注**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不足難以豁然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注** 孟子曰耆

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

嗜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

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疏

注者炙至遠也○正義曰者猶

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嗜之同明長同愛不同權固由我者炙同情亦出中嗜同則情出於中豈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者本亦作嗜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注

季子亦以爲義

外也

疏

孟子季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趙法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

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

兩章文勢。盡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

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

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

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

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皆未嘗缺失。而何獨無

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

溫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

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

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

曰行吾敬故

謂之內也

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注季子曰敬誰也曰敬

兄

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

注季子曰酌酒

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

注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

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注季子曰所敬者

况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

竟也

疏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

韋昭注云果猶竟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果

伏劍而死高誘注云果終也終與竟義同公都子不

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

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

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注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

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也

而

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做其

說以難之也。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鄉人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無時可易。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真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文趙氏佑溫故錄云：古禮之緣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

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
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季子聞之曰

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

在而敬之果在外疏注隨敬至在外○正義曰季子

前言所辨終竟不易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

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

可復謂之外也疏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

夏則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欲非人隨飲食爲轉移

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

父敬弟外也酌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
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
時而闡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
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爲轉移故以

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爲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
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書
臆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亦何
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
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
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一
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
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
嗜炙主愛而其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卽
愛亦在外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乎長人之長則人物
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愛在外與嗜炙在
內大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日以在位而易其
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
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
外此以義外
駁仁內不同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
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注

公都子道告子

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疏

注人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注

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

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

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

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注公

都子曰或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

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

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

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

疏

或曰性可至比干。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

王充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卽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一篇名碩陳人七牛子之弟子韓非子入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絲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注紂爲君至不仁。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政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

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翟氏灝考異云
陸象山集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
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
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
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
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
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原乃屬呂氏春
秋呂氏言宜難深信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
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
皆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曰王
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
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
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象山言最爲
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
史記生疑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注

公都子曰告子

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善然則彼之所言

皆非邪

疏

今日至非與。正義曰戴氏震孟字字義
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

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其
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楊然則荀楊亦與釋
氏同與曰否荀楊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卽後儒
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爲惡耳在
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
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
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
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
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楊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
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
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
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
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
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
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
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
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

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則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道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親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

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
飛潛種種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
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
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
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
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
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
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
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
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
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
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
子視禮義爲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
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觀謂氣質不得概之曰
善荀揚之言固如是也特以如是則悖於孟子故截
氣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
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
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
湊泊附著可融爲一是借天爲說聞者不復疑於本
無遂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

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
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汙壞以
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
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
而汗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者之受形
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真宰真空爲我
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
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
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
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
學以復之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汗而濁喻性墮於形
氣中汙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
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
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
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而
充之者豈徒澄清己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
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按
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按禮記樂記云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
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

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宰眞空耳

孟子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注

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

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疏

乃若

至罪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卽從下文若

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木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真透根之論卽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下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異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卽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

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轉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

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

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
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
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
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
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
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
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
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
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
也對上今日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
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
心至於枯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
性則才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
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
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
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哉
謹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

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
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
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
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卽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
情不可以爲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卽
能利貞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爲善此性所以善禽獸
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
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
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於情之可以爲
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
揭性善之指在其情則可以爲善此融會乎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
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
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
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
暴是也情欲之爲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卽能
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爲
善也荀子據以爲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
孟子據以爲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
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貞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

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
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糧因己之好色
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
陰已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
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爲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爲善
而泱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
之可以爲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
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
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
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
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
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
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
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
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
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
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

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卽是「可以爲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爲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爲善，決其爲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瞽瞍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爲善之情也。可以爲善，原不謂順其情卽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弟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卽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證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

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

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注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

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

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

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

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

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

疏注仁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

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

則有惻隱羞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

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

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

者牖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較相近而智愚之

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差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

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

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

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者智於天地

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

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

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

史記梁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戕賊人以

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純
樸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
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

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譬如至昏也

○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蓬條戚施僂僂侏儒矇矓

器瘖同為入疾又云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此言僮昏之人

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赦曰蠢愚注云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禮

記禮器云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騃童昏既列於入疾則與體不備同故為被疾不成之人趙

氏以下愚為此癡騃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

旨合譬如者趙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氏自謙未定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

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

疏

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烝民篇第一章蒸詩作烝夷詩作彝傳云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當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旣以法釋則又以有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卽前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卽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卽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

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孔子
釋詩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

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疏善惡異衢
○正義曰

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楊倞注云衢
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道言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注富歲豐年也凶歲

飢僅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疏

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

解引孔安國云富盛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弟子彌豐

高誘注云豐盛也是富卽豐也故富歲爲豐年○注

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己則必不

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玉裁說文解
字注云贏賈有餘利也賴贏也高帝紀始大人常以
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
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亡
賴抄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
讎也南楚之外曰賴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
衛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菽篇亦是
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
至美矣鄭注棗誓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又鄭
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
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阮
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卽懶按說文女部云懶懈
也從女賴聲一曰饜也貝部云贏贏也從貝刺聲禮
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卽懈贏賴解
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懈怠
月令不可以贏卽是不可以懶而子弟多賴卽是子
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
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
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能遂區

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觀所謂性哉以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卽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

芽甲坼根榦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
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
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
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
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
言之而形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
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爲助
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
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
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
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
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注粦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粦言人性之同如此粦

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

也

疏播種而耨之。○正義曰說文木部云耨摩田器也。從木憂聲。論語曰耨而不耨。段氏王裁說文

解字注云五經文字曰經典及釋文皆作耨。鄭曰耨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韋曰耨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鏟鍤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鄭所謂覆種也。許云摩田常兼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耨。今曰勞。勞郎到切。集韻作撈。謹按撈今俗所謂抄也。土切。耕尚粗成塊。以鐵齒耙之。則細。屢耙則愈細。所謂抄也。先耙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耨。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耨。當是覆種論語耨而不耨。方在耦耕之後。蓋始摩平其粗塊。不必卽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壅苗根也。時方播種。尚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耨。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

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
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
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
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
地矣○注辨麥至來辨○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
九穀考云來小麥也辨大麥也王禎農書載雜陰陽
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
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
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實曰凡種大小麥得白
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
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
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
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之言疾也與宿麥
對言是謂大麥爲春麥玉篇辨春麥也蓋同之矣余
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實曰正月
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
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
玉篇釷大麥也今考崔寔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
爲始惟釷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釷麥說
者以釷爲大麥類然則釷爲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

盡名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粦也周
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
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
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是不
以來爲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粦而釋之云釐
粦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爲允也說
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粦一來二銚象芒刺之形天
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云貽我來粦又云齊人
謂麥爲稊稊與來通又云粦來粦麥也則亦以來粦
爲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
薛君章句云麥大麥也麥與粦同來粦對文粦爲大
則來爲小矣古者大爲牟御覽引淮南子注云牟大
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稊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
云礮堅也礮礮也礮礮也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
邱中堯塙之處堯塙卽礮礮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
注云礮礮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礮
礮蓋地土肥則和柔堅
硬則五穀不生故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
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注聖人亦人也其

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

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注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

者猶不更作黃黃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

故也疏注黃草器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

六材注云惟草工職亡蓋謂作在葦之器黃為草器

蓋即草工所織凡葦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

荷黃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黃草器也說文艸部云

黃艸器也史古文黃象形論語曰有荷與而過孔氏

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

簣土籠也簣與黃通草器蓋即盛土之籠於與之象

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黃木作蒯黃本與蒯通

檀弓杜黃左傳作屠蒯是也今俗呼竹籃之小者為

蒯子猶古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

耆耆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
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注

人口之所

耆耆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

疏

口之

也。正義曰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卽易牙
孔氏正義云此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
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
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
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
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
可知人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
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
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卽知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惟耳亦然至於
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

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

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

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

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

也疏注子都至狂且。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

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名

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身師曠

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閻氏

若據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爲女
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
闕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
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
傑也姣與美連文是姣卽美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

佼以好佼亦姣也。衛風碩人箋云：長麗佼好。齊風還篇子之昌兮。毛傳云：昌佼好貌。釋文皆云：佼本作姣。是姣卽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姣。且麗高誘注云：姣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姣好。邪則大公年七十二。離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之姣人也。故曰口之於味

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

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注言人之心性皆同

也。疏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正義曰：毛氏奇齡臆言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

謂同如是耳與前推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耳亦然。諸然字相應。

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注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

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

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

疏

心之至我口也正義曰戴氏震

孟子字義疏證云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

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

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

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

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

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

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

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

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符節也

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

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

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

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

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

下之味心能動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

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惟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地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

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冥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爲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工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見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

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
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
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
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
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
然則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
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
力弱氣隘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乎其孰謂以此制
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卽其人廉深自持心無私慝
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
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而已且
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
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爲智者較其理則衆
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理則衆
人之蔽必多以衆人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
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
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
爲理也昔人異於今人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

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
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
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
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
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
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
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
者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
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
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
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
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豈
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
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
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

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
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
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會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
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
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
爽有思轍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
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
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
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
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
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
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
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
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
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
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謂聖
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
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

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廢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鼻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

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恒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剋生則相得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氣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

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不。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

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
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有平
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
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
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
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
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
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
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
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
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
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
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
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
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
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
地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上靜也
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
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

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

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問樂記言滅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過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而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

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比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卽荀子性惡之說也而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答形氣蓋其說雜糅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乎吾何敢默而息乎

○注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得乎道爲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卽爲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卽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卽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孟子以理義明性卽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旨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茫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案芻豢注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飼牛羊以草故卽稱牛羊爲芻樂記云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卽稱犬豕爲豢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

川曰犧牲阮氏元按
勸記云宋本食作牲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薺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

所以勗而進之

疏

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即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

即是好趙氏兼言好惡好惡情也仍申明情可爲善之義也凌氏廷堪好惡說云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受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放情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年五年太叔對趙簡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

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
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
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
由好惡而生好惡正
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孫授
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終